

古龙 经典[®]

七种武器 4

愤怒的小马·七杀手

几代人都一样，一读 古龙，就会热血 沸腾！

古龙

经典



七种武器⁴

愤怒的小马 · 七杀手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种武器. 4, 愤怒的小马·七杀手 / 古龙著. --
上海 : 文汇出版社, 2017. 9

(古龙文集)

ISBN 978-7-5496-2297-9

I. ①七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1523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9-2017-710

七种武器4：愤怒的小马·七杀手

作 者 / 古 龙

责任编辑 / 甘 棠

特邀编辑 / 周奥扬 闵 唯

封面装帧 / 李子琪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 / 327 千字

印 张 / 13



ISBN 978-7-5496-2297-9

定 价 / 58.00 元

⑥ 古龙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 侵权必究

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目 录

愤怒的小马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
| 003 / | 第一章 青春的魅力 |
| 016 / | 第二章 温柔 |
| 025 / | 第三章 千金一诺 |
| 035 / | 第四章 常剥皮 |
| 047 / | 第五章 狼人 |
| 057 / | 第六章 十八柄刀 |
| 067 / | 第七章 轿中的人 |
| 079 / | 第八章 美腿 |
| 090 / | 第九章 奇异的欲望 |
| 105 / | 第十章 魔女 |
| 115 / | 第十一章 狼君子 |
| 124 / | 第十二章 法师 |
| 136 / | 第十三章 太阳湖之祭 |
| 147 / | 第十四章 梦中的女人 |

目

- 156 / 第十五章 狼山之王
166 / 第十六章 朱五太爷
177 / 第十七章 燃烧
186 / 第十八章 杀人者死
197 / 第十九章 图穷匕现
211 / 第二十章 真相

七杀手

- 225 / 第一章 奇人之约
254 / 第二章 苦肉之计
279 / 第三章 月儿弯弯照长街
326 / 第五章 相思令人老
349 / 第六章 人中之龙
371 / 第七章 空手擒龙
389 / 第八章 天网恢恢

愤怒的小马

曾经有一只小马，它那俊美的外表和温顺的性格，使它在同龄的伙伴中出类拔萃。但是，它有一个缺点：那就是脾气暴躁，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发火。

第一章

青春的魅力

九月十一。

重阳后二日。

晴。

今天并不能算是个很特别的日子，但却是小马最走运的一天。

至少是最近三个月来最走运的一天。

因为今天他只打了三场架，只挨了一刀。

而且居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喝酒。

现在夜已深，他居然还能用自己的两条腿稳稳当当地走在路上，这已经是奇迹。

大多数人喝了这么多酒，挨了这样一刀之后，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躺在地上等死了。

这一刀的分量也不能算太重，可是一刀砍下来，要想把一根碗口粗细的石柱子砍成两截，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。

这一刀的速度也不能算太快，可是要想将一只满屋子飞来飞去的苍蝇砍成两半，也容易得很。

若是在三个月以后，这样的刀就算有三五把，同时往小马身上砍下来，他至少可以夺下其中一两把，踢飞其中一两把，再将剩下来的一

一下子拗成两段。

今天他挨了这一刀，并不是因为他躲不开，也不是因为他醉了。

他挨这一刀，只因为他想挨这一刀，想尝尝彭老虎的五虎断门刀砍在身上时，究竟是什么滋味。

这种滋味当然不好受，直到现在，他的伤口还在流血。

一把四十三斤重的纯钢刀，无论砍在谁身上，这个人都会觉得太愉快的。

可是他很愉快。

因为彭老虎现在早已躺在地上，连动都不能动，因为刀砍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总算暂时忘记了心里的痛苦。

他一直在拼命折磨自己，虐待自己，就因为他拼命想忘记这种痛苦。

他不怕死，不怕穷，天塌下来压在他头上，他也不在乎。

可是这种痛苦，却实在让他受不了。

月色皎洁，照着寂静的长街，灯已灭了，人已睡了。除了他之外，街上几乎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却忽然有辆大车急驰而来。

健马、华车，崭新的车厢比镜子还亮。六条黑衣大汉骑着车辕，赶车的手里一条乌梢长鞭，在夜风中打得噼啪的响。

他居然好像完全没有看见，没有听见。

谁知马车却骤然在他身旁停下，六条黑衣大汉立刻一拥而上，一个个横眉怒目，行动矫健，瞪着他问：“你就是那个专爱找人打架的小马？”

小马点点头，道：“所以你们若是想找人打架，就找对了。”

大汉们冷笑，显然并没有把这条醉猫看在眼里：“只可惜我们并不是来找你打架的。”

小马道：“不是？”

大汉道：“我们只不过来请你跟我们去走一趟。”

小马叹了口气，好像觉得很失望。

大汉们好像也觉得很失望。有人从身上拿出块黑布，道：“你也该看得出我们不是怕打架的人，只可惜我们的老板想见见你，一定要我们把你活生生的整个带回去。若是少了条胳膊，断了腿，他会不高兴的。”

小马道：“你们的老板是谁？”

大汉道：“等你看见他，自然就知道了。”

小马道：“这块黑布是干什么的？”

大汉道：“黑布用来蒙眼睛最好，保证什么都看不见。”

小马道：“蒙谁的眼睛？”

大汉道：“你的。”

小马道：“因为你们不想让我看见路？”

大汉道：“这次你总算变得聪明了一点。”

小马道：“我若不去呢？”

大汉冷笑，其中的一个人，忽然翻身一拳，打在路旁一根系马的石柱子上，“咯吱”一声，一根比拳头还粗的石柱，立刻被打成两段。

小马失声道：“好厉害，真厉害。”

大汉轻抚着自己的拳头，傲然道：“你看得出厉害，最好就乖乖地跟我们走。”

小马道：“你的手不疼？”

他好像显得很关心，大汉更得意。另一条大汉也不甘示弱，忽然伏身，一个扫堂腿，埋在地下足足有两尺的石凳子，立刻就被连根拔了起来。

小马更吃惊，道：“你的腿也不疼？”

大汉道：“可是你若不跟我们走，你就要疼了，全身上下都疼得要命。”

小马道：“很好。”

大汉道：“很好是什么意思？”

小马道：“很好的意思就是，现在我又可以找人打架了。”

这句话刚说完，他的手，一拳打碎了一个人的鼻子，一巴掌打聋了一个人的耳朵，反手一个肘拳打断了五根肋骨，一脚将一个人踢得球一般滚出去，另一个人裤裆挨了一下，已痛得弯下腰，眼泪、鼻涕、冷汗、口水、大小便，同时往外流。

只剩下一条大汉还站在他对面，全身上下也湿透了。

小马看着他，道：“现在你们还想不想再逼我跟你们走？”

大汉立刻摇头，拼命摇头。

小马道：“很好。”

大汉不敢开腔。

小马道：“这次你为什么不问我‘很好’是什么意思了？”

大汉道：“我……小人……”

小马道：“你不敢问？”

大汉立刻点头，拼命点头。

小马忽然板起脸，瞪眼道：“不敢也不行，不问就要挨揍。”

大汉只有硬着头皮，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很……很好是什么意思？”

小马笑了，道：“很好的意思就是，现在我已准备跟你们走。”

他居然真的拉起车门，准备上车，忽又回头，道：“拿来。”

大汉又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拿……拿什么？”

小马道：“拿黑布，就是你手上的这块黑布，拿来蒙上眼睛。”

大汉立刻用黑布蒙自己的眼睛。

小马道：“不是蒙你眼睛，是蒙我的。”

大汉吃惊地看着他，也不知这人究竟是个疯子，还是已醉得神志不清。

小马已夺过他手里的黑布，真的蒙上了自己的眼睛，然后舒舒服服地往车上一坐，叹道：“用黑布来蒙眼睛，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了。”

小马并不疯，也没有醉。

只不过别人若想勉强他去做一件事，就算把他身上刺出十七八个透明窟窿来，他也不肯。

他这一辈子做的事，都是他自己愿意做的，喜欢做的。

他坐上这辆马车，只因为他觉得这件事不但很神秘，而且很有趣。

所以现在就算别人不让他去也不行了。

马车往前走时，他居然已呼呼大睡，睡得像条死猪。

“地方到了再叫醒我，若有人半路把我吵醒，我就打破他的头。”

没有人敢吵醒他，所以他醒的时候，马车已停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。

小马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，但是他这一生中，也从来没有到过这么华贵美丽的地方，他几乎认为自己还在做梦。

可是大汉们已拉开车门，恭恭敬敬地请他下车。

小马道：“还要不要我再把这块黑布蒙上？”

大汉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敢开口。

小马居然自己又将黑布蒙上了眼睛，因为他觉得这样更神秘、更有趣。

他本来就是个喜欢刺激、喜欢冒险的人，而且充满了幻想。

传说中岂非有很多美丽浪漫的公主、嫔妃，喜欢在深夜中将一些年轻力壮的美男子偷偷地弄到她们的香巢中，去尽一夕之狂欢？

也许他并不能算是个美男子，可是他至少年轻力壮，而且绝不丑。

有人已伸过条木杖，让他拉着，他就跟他们走。高高低低、曲曲折折地走了很多路，走入了一间充满香气的屋子里。

他也分不出那究竟是什么香气，只觉得这里的香气是他生平从未嗅到过的。

他只希望拉开眼睛上这块黑布时，能看见一个他平生未见的美人。

就在他想得最开心时，已有两道风声，一前一后向他刺了过来。速度之快，也是他平生未遇过的。

小马从小就喜欢打架，尤其这三个月来，他打的架几乎已比别人一辈子打的架加起来还多三百倍。

他喝酒并没有什么选择。茅台也好，竹叶青也好，大曲也好，就算三文钱一两的烧刀子，他也照喝不误。他打架也一样。只要心里不舒服，只要有人要找他打架，什么人他都不在乎。

就算对方是天王老子，他也先打了再说，就算他打不过别人，他也要去拼命。

所以他打架经验之丰富，遇见过的高手之多，江湖中已很少有人能比得上。

所以他一听见这风声，已知道暗算他的这两个人，都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，所用的招式不但迅速准确，而且狠毒。

虽然他痛苦，痛苦得要命，痛苦得恨不得每天打自己三百个耳光。

但是他还不想死，他还想活着再见那个令他痛苦、令他永远无法忘怀的人。

那个又美丽、又冷酷、又多情、又心狠的女人。

——男人为什么总是要为了女人而痛苦？

急锐的兵刃破空声，已到了他后腰和心口。致命的招式，致命的武器。

小马突然狂吼，就像愤怒的雄狮般狂吼，吼声发出时，他已跃起。

他并没有避开后面那件武器，冰冷的剑锋，已刺入他右股。

这不是要害，他不在乎。

因为他已避开了前面的一击，一拳打在对方的面上。他看不见自己打中的是什么地方，他根本来不及拉下眼睛上的黑布。

可是他耳朵并没有被塞住，他已听见了对方骨头碎裂的声音。

这种声音虽然并不令人愉快，可是他很愉快。

他痛恨这种在暗地偷袭的小人。

他的右股还带着对方的剑，剑锋几乎刺在他的骨头上，痛得要命。

可是他不在乎。

他已转身，反手一拳打在后面的这个人的脸上，打得更重。

出手的两个人当然也都是身经百战的武林高手，却也被吓呆了。不是被打晕了，是被吓呆了。

像这种拼命的打法，他们非但没看过，连听都没有听过，就算听见也不相信。

所以等到小马第二次狂吼，两个人早已逃了出去，逃得比两条中了箭的狐狸还快。

小马听见他们蹿出去的衣裤带风声，可是他并没有去追。

他在笑，大笑。他身上又受了一处伤，胯下挨了一剑，但是人却笑得开心极了。

他眼睛上的黑布还没有拿下来，也不知屋子里是不是还有人躲着暗算他，这种事他真的不在乎，一点都不在乎。他想笑的时候就笑。

——一个人若想笑的时候都不能笑，活着才真是没意思得很。

这当然是间很华丽的屋子，他眼睛上盖着黑布的时候，连想象都不能想象这屋子有多华丽。

现在他总算已将这块要命的黑布拿了下来。

他没有看见人。

最美的人和最丑的人都没有看见。这屋子根本连半个人都没有。

窗子是开着的，晚风中充满了芬芳的花香。

暗算他的两个人，已从窗子上出去，窗外夜色深沉，也听不见人声。

他坐了下来。

他既不想出去追那两个人，也不想逃走，却选了张最舒服的椅子坐了下来。

——那些黑衣大汉的老板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用这种法子找他来？为什么要暗算他？这一次出手不中，是不是还有第二次？

——第二次他们会用什么法子？

这些事他也没有想。

他有个朋友常说他太喜欢动拳头，太不喜欢动脑筋。

不管那位大老板还有什么举动，迟早总要施展出来的。

既然他迟早总会知道，现在为什么要多花脑筋去想？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休息休息，岂非更愉快得多？

唯一遗憾的是，椅子虽舒服，他的屁股却不太舒服。事实上，他

一坐下就痛得要命。

刚才那一剑，刺得真不轻。

他正想找找看屋子里有没有酒，就听见门外有了说话的声音。

屋子里有两扇门，一扇在前，一扇在后，声音是从后面一扇门里传出来的。

是女人的声音，很年轻的女人，声音很好听。

“屋角那个小柜里有酒，各式各样的酒都有，可是你最好不要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小马当然忍不住要问。

“因为每瓶酒里都有毒，各式各样的毒都可能有一点。”

小马什么话都不再说，站起来，打开柜子，随便拿起瓶酒，拔开塞子就往肚子里倒。倒得很快，几乎连气都没有喘，一瓶酒就完了。非但没有尝出酒里是不是有毒，连酒的滋味都没有尝出来。

门后有人叹气。

“这么好的酒，被你这样喝，真是王八吃大麦，糟蹋了粮食。”

“不是王八吃大麦，是乌龟吃大麦。”小马在纠正她的用字。

她却笑了，笑声如银铃：“原来你不是王八，是乌龟。”

小马也笑了，他实在分不清王八和乌龟究竟有什么分别。

他忽然觉得这女人很有趣。

遇见有趣的女人不喝点酒，就像自己和自己下棋一样无趣了。

于是他又拿出瓶酒，这次总算喝得慢些。

门后的女人又道：“这门上有个洞，我正在里面洗澡，你若喝醉了，可千万不能来偷看。”

小马立刻放下了酒瓶，很快就找到了门上面的那个洞。

听到女孩在屋里洗澡，门上又正好有个洞，大多数男人都不会找不到的。

就算找不到，也要想法子打出一个洞来；就算要用脑袋去撞，也要撞出个洞来。

他用一只眼睛凑上去看，只看了一眼，一颗心就几乎跳出胸腔。

屋里并没有一个女人在洗澡，屋里至少有七八个女人在洗澡。

七八个很年轻的女人，年轻的胴体结实、饱满而坚挺。

青春，本就是女孩子最大的诱惑力，何况她们本来就很美，尤其是那一双双修长结实的腿。她们沐浴在一个很大的水池里。池水清澈，无论你想看什么地方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只有一个女人是例外。

这女人也许并不比别的女孩子更美，可是小马却偏偏最想看看她，哪怕只能看见一条腿也好。

只可惜他偏偏看不见，什么地方都看不见。

这女人洗澡的时候，居然还穿着件很长很厚的黑缎长袍，只露出一段晶莹雪白的脖子。

小马的眼睛就盯在她脖子上。

愈看不见，愈觉得神秘，愈神秘就愈想看。天下的男人有几个不是这样子的？

穿衣服洗澡的女人又在叹气：“既然你一定要来偷看，我也没法子。但是你可千万不能闯进来，这扇门没有闩上，只要用力一推就开了。”

小马没有用力去推门，他整个人都往门上撞了过去。

门果然开了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小马也跳进了水池。

其实他倒也并不是故意想跳下去，可是既然已跳了下去，他也不